# 前言

以下节选自《战争指导》-J.F.C.富勒

---

第四章 [克劳塞维茨](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85%8B%E5%8A%B3%E5%A1%9E%E7%BB%B4%E8%8C%A8&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的理论

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https://www.zhihu.com/search?q=%E6%88%98%E4%BA%89%E6%8C%87%E5%AF%BC&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

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二、 什么是战争

三、 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

四、 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

五、 大战略与重心

六、 战争原则

七、 防御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

八、 决定性会战

九、 人民的战争

十、 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战争的忽视

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出生于[马格德堡](https://www.zhihu.com/search?q=%E9%A9%AC%E6%A0%BC%E5%BE%B7%E5%A0%A1&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附近的布尔格城。1792年入普鲁士军队当士官生。他参加了1793—1794年的[莱茵战役](https://www.zhihu.com/search?q=%E8%8E%B1%E8%8C%B5%E6%88%98%E5%BD%B9&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1801年进入柏林军官学校，尔后就在著名的冯·香霍斯特上校手下任职。1806年充当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在耶拿会战中负伤被俘。1809年，他帮助[香霍斯特](https://www.zhihu.com/search?q=%E9%A6%99%E9%9C%8D%E6%96%AF%E7%89%B9&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重新组织普鲁士陆军。1812年，俄国战役爆发时，他转入俄国军队中服役。在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陶朗根公约的谈判。这一公约导致了解放战争。在1813年的战局中，他被任命为沃尔莫登伯爵的参谋长，1816年又当提尔曼将军的参谋长。他参加了利尼和[华弗里](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8D%8E%E5%BC%97%E9%87%8C&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的战斗。1831年在布雷斯劳死于霍乱。

　　从这个简短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担任过指挥职务，也许他不适于担任这种职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研究战争的学者。在他死后，收集出版了他的著作，共有十卷，其中头三卷就是他的杰作《战争论》。他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来研究、编写这部书，但是未能完成，其中大部分都没有修订。

　　在他死后，人们找出了他的一些笔记材料。在一本注记着1827年7月10日的笔记中，以及在另一个没有日期，但很明显是在此后不久写的笔记中，他声明，只有第一篇第一章是定稿，第二篇到第七篇还未修订，第八篇，也就是最后一篇，“仅仅是一个思路，粗略的线索。”他在第一本笔记中指出：在最后的修订中，他打算描绘出他想象中的两种战争的明显区别。一种是有总体性目标的战争，也就是在战争中要彻底打倒敌人；另一种是只有有限目标的战争，例如重新调整国界。此外，他想更进一步地强调，“战争只不过是国家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至于这部未完成也未校正的书，大体说来，是一大堆论文、备忘录和笔记集中在一起，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冗长、重复，充满了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和纠缠不清的。它并不是以拿破仑战争为研究基础，尽管有时人们认为如此。它是一种对战争的伪哲学性的研究，同时又带有一些有价值的常识性观察。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哲学曾广泛流行，所以，他遵循康德的思想路线，假定了一种绝对战争形式的存在，认为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该朝这一方向去指导。简单地说，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战争顶点的理想观念，相当于康德的“事物之本”。不管他是不是这样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把他的绝对战争概念作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衡量所有的军事行动。他不断地运用它，以致使度量标准完全陷于混乱。于是，他又不得不放弃这种尺度而迁就常识。《战争论》的读者一定要特别记住这点，否则，他大概也会象克劳塞维茨本人那样感到迷惑，而且更糟的是，会被引入迷途。**

　　在这章的结尾，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克劳塞维茨有二十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他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透彻分析，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而在今天，这一分析的重要性，比它第一次阐述时更加重要。说也奇怪，在无限战争的扩展中，对于这一点的缺乏了解，比对他的绝对战争概念缺乏了解，似乎是更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战争论》中的大部分内容与较高的战争指导之间的距离相距遥远。而且，时至今日，它也已经过时了，所以，本章的目的只是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只限于对克劳塞维茨时代以后的战争产生过影响的理论。

二、 什么是战争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喻为“扩大了的搏斗”（第一卷第21页） [ 译者注：本书以下各节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引述，作者引自F.N.毛德上校1908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战争论》。本译文均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战争论》。 ] ，而且把战争与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相比较。从这点出发，他又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第1卷第22页）——暴力是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1卷第26—27页）暴力必须推进到“其最大限度”而且，“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l卷第27页）。他嘲笑“不流血战争”的旧观念，说它“真是婆罗门教徒的事情”，并且认为“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第1卷第24页）。所以，他又写道：“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第1卷第403页）

　　暴力上的固执成了一种命令，已经把他的许多门徒引人迷途，他们都接受了他的绝对意识。尽管如此，当克劳塞维茨从他的哲学罗网中解脱出来后，他自己又解释说，战争不是由“一种抽象”构成的，而是由“一种现实”构成的，“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第1卷第47页）。他又说：“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第1卷第48页）因此，“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第1卷第82页）“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第1卷第83页）也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第1卷第84页）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https://www.zhihu.com/search?q=%E9%80%BB%E8%BE%91%E5%85%AC%E5%BC%8F&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第1卷第29页）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第179页）但是，正如下节将谈到的，因为克劳塞维茨用“绝对战争”这一概念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同时，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认为：战争是“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第28页）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完全地搞糊涂了，成了他的暴力神圣论的牺牲品。”

三、 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

　　这一节的主题是在第八篇第二章中讨论的。在第二章中，克劳塞维茨首先回顾了第八篇第一章，并且指出，虽然从哲学上来说，在战争中只有“打垮敌人”，而没有其他“现实”可言 [ 作者注：关于这一问题，他在第三篇第十六章“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中又说：“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的消灭对方……但是，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做如何解释呢？”（第1卷第351页） ] 。但是几乎在任何地方，我们却发现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不需要重复克劳塞维茨的回答，因为根据常识，这回答是，当一方感到厌烦了，他就会放弃战斗。但是，这对于有哲学头脑的克劳塞维茨来说，似乎是太简单了。他接着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在现实中能找到战争的绝对概念吗？他的回答是“能”，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他又说，“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 [ 作者注：这里可以明显地证明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概念已经使他自己混乱。在第一篇第一章的第六—九节中，他证明战争永远不会绝对化；现在他却说，“拿破仑的战争体系是—种绝对完全性”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拿破仑战争有可能接近这个理想的标准。 ] （第3卷第1163页）

　　接着，克劳塞维茨又问：我们对这点满意吗？战争应该属于这一类，还是应该属于其他的类呢？于是，在一个长时期的争辩之后，又得出了答案：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战争理论中，“应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地位，”而且，“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接近这种绝对形态。”（第三卷第1165-1166页）

四、 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强调。他写道：“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第1卷第53页）

　　在《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二节中，克劳塞维茨作了更详细的分析。下面就是这节的提要。

　　克劳塞维茨在展开讨论时说，虽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战争是由于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战争一爆发就中断了这种交往，因而“就出现—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强调“用另一种手段”，是为了指出，虽然政治交往改变了，但却没有中断，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如果战争与政治分开了，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我们只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在此之后，他又稍微地论述了一下哲学理论，接着又回到他的主题上来了。

　　他说：“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一般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对大量的现象才能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至于陷入矛盾。”

　　他强调说，在头脑中时刻记住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极为重要的。这不是从军人的观点，也不是从行政人员或政治家的角度来决定的，而是政治本身的观点决定的，它应包括所有的利益在内。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艺术都不能被认为是它的导师，因为政治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使政治的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86%9B%E4%BA%8B%E8%A7%82%E7%82%B9&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从属于政治观点。”

　　当认清了战争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是从政治中产生出来的时候，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避免。然而，如果政治要求战争取得它所达不到的目的，那么政治就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同时，如果它没有正确地判断当前局势的性质，其后果也可能是一场大灾祸。为了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又以法国革命为证。

　　他写道：“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途径。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另一方面，因为法国革命的政治唤起了其他的手段与措施，这样法国既能够“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86%9B%E4%BA%8B%E8%89%BA%E6%9C%AF&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其他论述，其中有些重复了上面的意见，但下面的这几段话给这一主题增添了光彩。

　　 “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第3卷第1161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第3卷第1172页）

　　 “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第3卷第1174页）

五、 大战略与重心

　　因为大战略的本质是使战略服从政治，不管政治是怎样的，它的实行必须是在战略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因此，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目的……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无论同意作什么样的修改，政治还是“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第1卷第50页）

**在提到两者的相互作用时，克劳塞维茨说：   
　　 “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第1卷第53页）。

**克劳塞维茨还说：“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第1卷第54页）

　　他又更进一步地说：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第1卷第109、110页）

　　与克劳塞维茨的大战略概念有密切关系的，是他的重心理论。在敌人的组织中——军事、政治和社会等等——有一个点是能使敌人失败的，或者说，如果敌人失去了这个点，整个的国家权力结构就会崩溃。这是克劳塞维茨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控制着一切战争的大战略的目标。

　　他说：“识别敌军的这种重心，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第2卷第927页）后来在第三卷中，他又扩充了这一理论。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第3卷第1196页）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分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第3卷第1282页）

　　对于一个反对同盟的战争，例如拿破仑与英国的冲突，克劳塞维茨也有他惊人的眼光。

　　他说：“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间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垮这一个敌人就必然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个敌人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第3卷第1198页）

　　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缺少海军，难以得到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不能直接打击英格兰，因此他才依赖他的“大陆体系”，想使英国破产，使它无力再组织联盟来反对他。

六、 战争原则

　　当大战略的目标固定之后，下面要考虑的问题即是：什么原则支配战争的计划和它的执行呢？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两条。这两条，他认为是基础：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第3卷第1242页）

　　当把这些原则合并起来，它们很家拿破仑的一句格言：“在军事艺术中，就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两条原则以外，克劳塞维茨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般原则。那是他从他的三个主要战争目标中演绎出来的，即为；

　　 “（a）战胜并消灭敌人的军队；

　　（b）夺取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

　　（C）争取舆论。”

　　为了达到第一目的，就要把主要进攻永远指向敌军的主力，因为只有先打败了敌人的这部分军队，才能进行其他两项目标。为了夺取敌人无生命的力量，应该把进攻方向指向这些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大城市、要塞等等。至于谈到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大的胜利和占领首都赢得舆论。”

　　其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达到上述各项目的，必须遵循以下这些原则：

　　 “1、尽最大的努力动员我们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

　　 2、在将要进行主要进攻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

　　 3、不丧失时间……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使敌人的许多措施在其准备过程中就遭到破坏，就能首先得到舆论的支持……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 [ 作者注：克劳塞维茨还说：“出敌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没有例外。”它“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且，“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第1卷第279页） ] （和老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相反）

　　 4、最后，……以最大的毅力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只有对敌人进行追击才能获得胜利的果实。

　　第一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

　　在贯彻这些原则时，作战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无关紧要的。”（第3卷第1333—1336页）

　　虽然人们常常提到[战争原则](https://www.zhihu.com/search?q=%E6%88%98%E4%BA%89%E5%8E%9F%E5%88%99&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但是军事家们很少能给它下定义，虽然克劳塞维茨在他开始研究时就曾声明：“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但很奇怪，他并不试图从这一定义中推断出其他的原则。如果他不是通过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而是通过两个拳击师之间的搏斗来解释说明最简单的战争形式，那么他也许会明白，在每场搏斗中，每个拳击师要有四件事必须要做，即思考、防卫、运动和打击。

　　在每一个回合开始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击败对方的x最好方法。尽管在搏斗进行之中，他也许会被迫修改他的战术，但是他必须始终不放弃他的目标。在开始的时候，他必须有防御的态度，直到打败对方为止。下一步，他就得在防御的掩护下接近敌人，他必须采取攻势，试图将敌人击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四个基本原则：（1）保持目标的原则；（2）安全行动的原则；（3）机动行动的原则；（4）消耗进攻能力的原则。

　　如果两位拳击师都很老练，他们就会懂得另外三条原则的价值。他们就会节省他们的力量，以免过早地衰竭自己；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打击集中在选定的关键点上，例如对方的左右额等等，并且始终想奇袭对方。——这也就是说，取消他的戒备，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样我们就有了：（5）节省兵力的原则；（6）集中兵力的原则；（7）出其不意的原则。

　　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七条战争原则和从拿破仑战争中演绎出来的原则是相似的。

七、 防御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

　　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并把拿破仑战争作为他的绝对战争理论的证明。但他又为什么要把他的《战争论》的四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分析防御呢？并且他还一再地强调说，防御是一种比进攻更强的作战形式。这很令人费解。

　　在分析他的理论以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他对进攻的两段见解。第一段是第八篇第九章中的一段话，这章的题目是“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他写道：“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第3卷第1259页）在第三卷第十五章中，即“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这一章中，他却又这样写道：

　　 “进攻的直接目标就是胜利。防御者从防御地位所得到的各种利益，进攻者只能通过优势，至多通过军队感到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产生的一种微小的优越感来抵销。……我们所以作如上说明，是想消除人们对于奇袭和出敌不意的糊涂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奇袭和出敌不意在进攻中是胜利的丰富源泉。其实，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奇袭和出敌不意是无法实现的。”（第3卷第1097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

　　他的理论是：

　　 “防御的目的是什么？是据守。据守比夺取容易，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说，……防御比进攻容易……但是，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即据守，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即占领，占领可以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能。所以，为了表达得确切，我们应该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

　　 …… （抗美援朝算消极目的吗）

　　既然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但带有消极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自然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第2卷第643一644页） （投入比进攻能少的兵力用来防御，并牵制和消耗更多的敌军，不也是一种战术）

　　所以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一种拖延的攻势，或有时被称为“防御攻势”。在这种攻势中，第一阶段是消耗，第二阶段是反攻，或又象克劳塞维茨本人所说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第2卷第642页）

　　他还说过：“……没有还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还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第3卷第1056页）

　　然而，这又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第一篇第二章中他曾这样写道：

　　 “如果消极意图（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第1卷第65页）

　　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呢？是哲学性评论还是实际性建议，那是难以确定的，不过，从它的内容上来分析，似乎应该是后者。

　　克劳塞维茨的缺点在于他的哲学式的思维方法，一种寻求绝对的习惯，经常不断地使他陷入迷途。无论是防御或进攻，都不存在内在的强弱的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行动，至于哪个更适应，主要是根据具体的环境来决定。有时进攻是比较适应的，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天才加上敌人的守旧思想，使得他采取进攻的形式比较有利。有时，防御进攻是正确的，例如惠灵顿在西班牙的杰作。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础并非哲学而是常识，就象战争的七条原则所指示出的那样。

八、 决定性会战

　　在克劳塞维茨的决定性会战或是称作伟大的会战的概念中，没有关于作战形式较强或是较弱这类的废话。他的语言是相当肯定的。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第1卷第334页）

　　 “……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https://www.zhihu.com/search?q=%E4%B8%BB%E5%8A%9B%E4%BC%9A%E6%88%98&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第1卷第378页）

　　 “……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想要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的意义。”（第1卷第338页）

　　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致胜因素之一。（第1卷第270页）其他的因素有包围进攻、迂回行动和奇袭。这三种附加的手段只有对掌握了主动权的一方——即进攻者——才有可能应用。

　　克劳塞维茨还正确地指出：虽然“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但它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第1卷第400页）因为“[精神力量](https://www.zhihu.com/search?q=%E7%B2%BE%E7%A5%9E%E5%8A%9B%E9%87%8F&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胜负决定之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增长，要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第1卷第344页）在此之后，“下一个问题……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第3卷第1262页）

九、 人民的战争

　　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曾经指出：在原始的部落战争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要本部落的成员团结一致，这样才能把最大的战争力量用来对付外敌。这对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说，通常也同样适用。在专制帝王时代，至少在理论上，人民的一致性是绝对化的，因为他们全都被排斥在战争领域之外。但是由于拿破仑战争（即克劳塞维茨所称的绝对战争）的出现，因为拿破仑的目标是要完全地打倒对手。而且因为法国的军队是依赖于敌国而生存的。所以平民百姓最终也起来反对他们。这样，除了“对外战线”之外，他们又多了一条“对内战线”。他们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两条战线，而这后起来的战线，最后比“对外战线”——即传统的聚集军队的战场，更为重要。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注意到这条战线在他那个时代的战争中的重要性的人。他指出；虽然一个单独的人对战争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全国居民对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政府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而且“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多的。”（第2卷第675页）

　　反过来说，在敌国中，这种理论对入侵者也适用。为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谈到了西班牙问题。他说：在那里，“战争主要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第2卷第676页）这确实是一种先见。

　　克劳塞维茨还说：“根据我们对人民战争的看法，人民战争必须象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也不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就会用相应的兵力来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为鼓舞群众的勇气，应该配给他们少数正规军来支援他们。但是派来支援的部队不宜太多，因为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来，而且这时居民就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同时，大量部队驻在一个地区，宿营、运粮、粮秣供应等会大大消耗居民的力量。（第2卷第916页）

　　他对俄国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今天看来更是如此。他说，俄国是一个不能用武力征服的国家。“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第3卷第1266页）换句话说，俄国只能通过其内部战线而被征服，这就意味着要通过革命来获得胜利。克劳塞维茨大概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

十、 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战争的忽视

　　我们应该记得，克劳塞维茨不仅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代，而且还参加了1806，1812，1813和1815年的各次战役。然而他对拿破仑的指挥才能如此不加注意，实在令人吃惊。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他承认拿破仑是攻势主义的最伟大的倡导者，并且还写道：“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第1卷第404页）但是他仍然认为防御是作战的较强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他对重心问题的卓越讨论中，却没有提到过拿破仑对英国同盟的六次斗争，而拿破仑最终没能赢得他那长期进行的一系列战争的最后胜利，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打击这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他虽然也曾指出：“法国皇帝在军队的背后一直是极为慎重地采取这种措施的，所以他所进行的历次最大胆的军事行动，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冒险。”（第3卷第1347页）但是，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拿破仑是为了想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必要时甚至可以离开他的交通线。因为他深知，只要基地巩固，交通线的暂时损失是无关紧要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第1卷第291页）然而拿破仑井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把他的兵力分散开来以诱惑敌人进人陷阱。他不仅没有象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那样集中兵力以掩护交通线，而且还将他的军队分为三个或是三个以上的宽广纵队，组成一个他所谓的“营方阵”，采取他们通常使用的菱形队形。每一个纵队都有单独应战的足够能力。如果敌人攻占一个纵队，这个纵队自身就能坚守阵地，等待支援，而这时其他的纵队便分别从侧面向敌人进行进攻。无论是哪个纵队先遇到敌人，它便成为了其他纵队的前卫。 [ 译者注：关于在耶拿会战中营方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书作者的《西洋世界军事史》，（195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423-426页。 ] 克劳塞维茨尽管参加了耶拿会战，但他对于这种富有弹性的集中方法却完全不了解。他自己的方法是十分硬化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陈述来进行证明。他说：“……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第1卷第370页）

**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因此，和平应该是政策中的主要思想，胜利只不过是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他也从未考虑暴力对最终和平的影响，实际上，“和平”这个词在《战争论》中一共才出现过六次。他认为，拿破仑是绝对战争理论的前辈大师。然而，这个绝对战争及其最高限度的暴力又把他引向到了哪里呢？不是引向他所向往的和平，而是圣赫勒拿岛。由他推进到了最高极限的暴力，结果是以绝对的失败而告终的。如果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作战，那么，孟德斯鸠的劝告还是有道理的。他说：“在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应该多做一些对彼此有益的事情。在战时，要尽量少伤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要以不伤害他人的真正利益为原则。”** [ 作者注：引目G·费罗的《[欧洲的重建：塔列朗与维也纳会议](https://www.zhihu.com/search?q=%E6%AC%A7%E6%B4%B2%E7%9A%84%E9%87%8D%E5%BB%BA%EF%BC%9A%E5%A1%94%E5%88%97%E6%9C%97%E4%B8%8E%E7%BB%B4%E4%B9%9F%E7%BA%B3%E4%BC%9A%E8%AE%AE&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28362493%7D)》，（1941英文版），第38页。 ]

# 论战争的性质

## 什么是战争

### 定义

战争的要素是“搏斗”，也就是说，战争是由无数个搏斗而组成的，每一次搏斗都是想要让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因此，战争是迫使对方服从自己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以技术和科学的各种发明武装自己，以对付暴力。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并未在实质上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其他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为了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真正目标**。这个目标取代了目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把目的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排斥掉了。*（我：目标——也就是上面说的“使敌人无力抵抗”，目的——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为了什么原因而发动的战争，例如争夺某一地方的资源而强迫对方离开那一地方。而这个“目的”更偏向于政治，并不属于战争这一行为的本身。）*

### 暴力的最大限度的使用

必须消除“不造成过多伤亡就迫使对方解除武装，这是战争艺术的发展方向”这样一种想法，因为战争就是暴力的，在战争中有多余的仁慈往往招来灾难。在战争中，其他条件相同时，不顾一切投入全部暴力的一方往往会取得优势，战争双方在此基础上为了不断争夺优势而往往就演变成极端暴力的对抗，即我的行动受制于对方的压力，这一趋向并不受任何外力的限制，而只受制于作为人类本身而有的“自私”、“恐惧”等内在因素（第一种相互作用，导致第一个极端）。不要因为厌恶暴力而忽视了这一本性。

由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往往会限制、约束和弱化残酷性和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但这一状况并不属于战争本身，因为战争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不要将这些主观因素也渗入到战争哲理之中。*（例如有些人讨厌吃苹果，这是情有可原的，但不要将这一主观因素渗入到对苹果本身的研究中。）*

即使战争这一暴力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情感引起的，但它也必然和情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且联系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文明程度，而是取决于敌对利益重要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现代热武器的进化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改变在战争中消灭对手的倾向。文明民族不杀俘虏、未摧毁建筑，那是因为在战争中更多地运用了智慧，学会了比粗暴发泄的本能更有效的使用暴力的方法。因此，认为文明民族间的战争是政府之间的纯理智而不掺杂任何情感，用精确的演算来代替真实的战争而判断战争的胜负，这一理论是荒谬的。

### 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如果要让对手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置其于比我们带给他的损失更为不利的境地，且还不能是表面的暂时，否则对手就会为了等待有利时机而不屈服。因此后续军事行动都必须使其处境变得更为不利，至少要使对方这样认为。参战的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通过战争行为迫使对手服从，就必须使之确实无力抵抗，或使之受到这一威胁。所以，战争的目标永远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至少的理论上必须保持这一点。

战争是两股有生力量之间的冲突，如果有一方无限制忍受，就不会有战争。因此战争双方都想要对方无力抵抗。这里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只要我没有战胜对手，就不得不担心他战胜我，于是我不再是自己的主宰，双方都受制于对方的压力。（第二种相互作用，导致第二种极端）

### 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

要战胜对手，就必须根据其抵抗力的大小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这一抵抗力表现于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

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量化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而意志力的强弱则很难确定，只能根据动机做大致估计。大体上估计出对手抵抗力的大小后，据此决定使用力量的大小，并加大力量以形成优势；或不足以形成优势时，尽量增加力量。但是对手也在这样做。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趋向，从纯概念上讲，又必然会趋向极端。（第三种相互作用，导致第三种极端）

### 在现实中修正

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前是绝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活动是在与一个极端的东西打交道，是在与一场力量冲突打交道，而这些力量自行其是，只服从其内在法则，不服从任何其他法则。因此，如果要从战争的纯概念中为设定的目标和应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就会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陷入对极端的追求，无非是概念游戏，是由逻辑上吹毛求疵所形成的几乎看不见的脉络所引起的。如果坚持追求绝对，对全部困难都以一种法则来应对，严格按照逻辑，坚持任何时候都必须准备对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法则就只是书本中的法则，而不是适用于现实世界的法则。

即使假设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是一个容易做到的绝对的东西，人的头脑也很难接受这种逻辑梦幻的支配。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会在某些情况下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想必会与执政艺术的其他原则相抵触；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还会要求人的意志力发挥到与既定目的不相称的程度，从而无法实现，因为人的意志从来不是通过逻辑上的吹毛求疵来获得力量的。

如果从抽象转入现实，就不同了。在抽象领域中，一切都被想象得乐观，不得不设想作战双方不仅在追求完美，而且均已达到完美的程度。但在现实中，须要以下情况成立，才会如此：

* 1. 战争是一个完全孤立的行为，它突然发生，与此前的国家生活没有联系。 🡺 现实是，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战争双方对另一方来说都不是抽象的人；对那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素（意志）来说，也不是抽象的。这一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战争不是瞬间发生和扩大的。因此双方中的每一方根据对方是怎样的，以及对方正在做什么，就能判断出对方的大部分情况，而不是根据对方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人及其不完善的组织机构总是达不到尽善尽美这条线的——这一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个弱化的因素。
  2. 战争是由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者由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组成的。 🡺 现实是，战争不是短促的、唯一的一击。如果以下划线的理论进行，则为此决战而进行的准备就会趋于极端而投入全部力量和手段，后续就没有可以再使用多余手段了，也就不会有第二次决战，所有的后续行动只不过是第一次决战的延续；而现实中，决战是由多个步骤组成的，前一行动及其结果可以作为下一行动的衡量尺度，且现实中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不会说一上来就考虑极端，且不可能保证所有力量和手段：正规化军队、国土及其上的资源、盟友，能同时发挥作用：除非第一次战争就涵盖了整个国土，否则未陷入战争的区域的土地和其上的自然资源、地形、人民等资源就不能第一时间支持战争；盟友也往往因为自身的利益而不会第一时间就加入战争。此外，在现实中，双方都会估计另一方的力量，劣势者不会在首战中投入全部兵力，以防止被一次全部消灭而使后续没有任何扭转局势的机会，而这一减少兵力的行为也会成为对方减少兵力投入的一个客观理由，并不断相互作用，使实际与理论的极端越来越背道而驰。
  3. 战争包含一个自身已经做出了的决策，对战后政治状况的考虑不会在战争结束前反过来对战争产生影响。 🡺 现实是，战争的结果从来就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暂时的不幸，认为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这一失败还是可以得到补救的，就会大大弱化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 现在政治目的的再度显现

既然现实并不会按理论的极端进行，使对手无力抵抗的意图也有所降低，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然再度显现。现实中需要考虑具体的人和条件，那么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就必然成为计算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手付出的代价越小 🡪 对手投入的力量越少 🡪 越可以期待对手投入的力量不会挫败我们 🡪 我们投入的力量也就可以越少。再者，政治目的越小 🡪 重视程度越小 🡪 越容易放弃 🡪 投入的力量越少。

这样，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就成为一个尺度，既是通过战争行为应达到目标的尺度，也是应投入力量的尺度。但是政治目的本身，必须与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要打交道的是实际存在的而不是纯粹的概念。同一个政治目的在不同人和不同时期会引发完全不同的行动，因此只有当认为政治目的能对它应推动的民众产生作用，以至于要考虑民众的本性时，才能把它作为一种尺度。民众对某一行动是加强因素还是削弱因素，对结果的导向是完全不同的。在双方之间有可能存在紧张局面和大量敌对因素，导致战争的政治动机本身虽然很小，却有可能引发远超出其本性的行动，引发一种真正的爆炸。

“政治目的必须与双方国家联系起来并对民众产生作用，才能成为一种尺度。”这一点适用于政治目的应在双方国家中动员多少力量，也适用于政治目的应为战争行为设定什么目标。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可能是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合为战争行为规定目标，这时就需要找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等价物，并在媾和时可以代表政治目的。但即使如此，前提也总是要考虑到参战国家的特点。在有的情况下，如果要以政治目的的等价物来达到这一政治目的时，这个等价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得多。民众越是表现得无所谓，民众中以及两国国内和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是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尺度就越要起到主导作用，就越要自己决定。于是就会出现政治目的几乎独自决定的情况。

如果现在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一个等价物，一般来说，政治目的就连同这一等价物一起变小，而且这一政治目的越居于主要位置，就越是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重要性和投入方面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战争（从歼灭战向下直到纯粹的武装监视），而且未出现内在矛盾。这是另一个要研究的问题。

### 军事行动中的停顿

一场战争由多个行动组成，每个行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但不管之前所提到的那些条件是何种程度，一场战争中总是会有停顿，有时甚至停顿的时间占主要。

战争的双方必然会有一个敌对因素，也就是一个利益冲突的点，两方中的任何一方只有在一个唯一的条件下——等待一个对行动更有利的时机，才会停战。据此看来，这一条件总是只存在于其中一方，因为某一方有优势而选择行动时，对另一方来说是劣势而选择等待。

双方力量相等并不会引起停顿，即使完全相等，此时有积极目的进攻方为了达到目的必然须要继续行动。

不间断的军事行动会使一切又趋向极端，其会激发更多的情感力量和原始力量，而且还会使行动衔接得更紧密，使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更加不受干扰，每个具体行动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从而也就更为危险。

#### 两极性

但实际战争中，军事行动很少有这种持续性，行动往往只占极小部分时间，其余都是停顿。行动与停顿并不自相矛盾。要解释这一点，需要运用两极性的一个原理。当把一方统帅的利益总是设想成与另一方统帅的利益相对立时，就是以一种真正的两极性为前提的。*（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正数与其对立的负数恰好相互排斥的同一事物。在一次会战中，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想取得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但是如果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它们与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有共同的关系，那么具有两极性的就不是这两个事物，而是它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

#### 进攻和防御是形式和长处不同的事物，因此对它们无法运用两极性原理

假如战争的形式只有进攻没有防御，或者说，进攻与防御的区别只是是否抱有积极的动机，而斗争的形式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一方的有利之处就总会是另一方同样大小的不利之处，这样就会存在两极性。

不过军事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是非常不同的，因此两极性存在于进攻和防御相关联的事物即决战中，但是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本身。如果一方的统帅想要迟些决战，那么另一方的统帅想必愿意早些决战，当然这只是就同一种作战形式而言。如果甲有兴趣，但不是现在，而是四周后进攻乙，那么乙就会有兴趣，不是四周后，而是现在就受到甲的进攻。这是直接的对立，但不能从中就得出结论称乙有兴趣，现在就进攻甲，因为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事物。

#### 两极性的作用往往因防御优于进攻而消失，这就解释了军事行动为何会有停顿

如果防御的形式比进攻的形式更有力（后续说明这一点），那么，较迟决战给一方带来的好处是否与防御给另一方带来的好处同样大。如果不是同样大，前者就不能借助其对立面(较早决战)来抵消防御给后者带来的好处，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影响军事行动的进展。由此，双方利害关系的两极性所具有的推动军事行动继续进行的力量有可能由于防御和进攻的长处区别而消失，从而变得不起作用。

因此，如果时机对一方有利，但他力量太弱，不能缺少防御带来的好处，就只好等待较为不利的将来进行防御，这总还是有可能比现在进攻或媾和更有利。防御的优越性很大，可以解释战争中出现的大部分停顿，而且不会自相矛盾。主动行动的动机越弱，动机就越会被防御和进攻在长处方面的区别吞噬和抵消，军事行动就越会经常停顿，经验也是如此。

#### 停顿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不完全了解情况

实际中，对于对手的情况并不能完全洞悉，由此就会产生错误判断和行动。因此这一缺陷本身推迟或加快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相同的，然而人们总还是把这一缺陷视为可能使军事行动在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如果考虑到，人总是更倾向于高估而不是低估对手（人的本性如此），那么人们也就会承认：一般，对情况不完全了解想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军事行动停止的可能性，并弱化了军事行动的要素。

出现停顿的可能性为军事行动增加了新的弱化因素，因为停顿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以时间稀释了军事行动，减少了军事行动进程中面临的危险，增加了恢复均势的手段。产生战争的紧张局势越严峻，战争的能量越大，停顿的时间就越短。这是因为较强的动机会增加意志力，而意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因数，是力量的乘积。

#### 军事行动中经常出现的停顿使战争更远离绝对性，更成为盖然性的计算

军事行动进行得越慢 🡪 停顿次数越多 🡪 停顿的时间越长 🡪 越有可能弥补出现的错误 🡪 做假设时越大胆，越不趋向极端，越把一切建立在盖然性和推测的基础上。具体情况的本性自身就已经要求人们根据已知的情况进行盖然性的计算。而军事行动的进程比较缓慢，就多少允许有一定的时间进行这种计算。

### 战争的赌博性

由此可见，战争的客观本性是多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盖然性的计算。现在只需要再“偶然性”这一要素，就可使战争成为赌博，而战争必然有这个要素。人类再没有像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与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伴随着偶然性的不确定性，以及伴随着不确定性的幸运在战争中占据了很多地方。 战争的主观本性，也就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战争还会更多地以赌博性质出现。军事活动的一个因素是危险，而在危险中最宝贵的精神力量是勇气。虽然勇气与聪明的计算能够很好地共处，但它们毕竟是不同类型的东西，属于不同的精神力量。相反，冒险、相信运气、大胆、蛮干等只是勇气的表达，所有这些内心的涌动都在寻找偶然性，因为偶然性是它们的要素。

因此，在军事的计算中，所谓数学上的绝对值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一开始就由各种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不幸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接近赌博。

### 这一点一般来说最符合人的想法

从理智出发则应趋于清晰和明确，但人往往受到不确定性的吸引，更愿意和想象力一起留在偶然和幸运的王国。受到各种可能性的鼓舞，勇气就如虎添翼，于是冒险和危险就成为一种因素。

这种情况下，理论就必须理会人性和精神力量，而避免一味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否则理论对现实生活也就没有用处。军事是与有生命和精神的活物打交道，因此它无法达到绝对和确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如果一方面有了偶然性，那么勇气和自信就必须出现在另一方面填补偶然性的空当。勇气和自信有多大，为偶然性准备的空间就可以有多大，因此勇气和自信对战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合乎逻辑的是，理论提出的法则只应是必需的，只应是最宝贵的尚武精神可以以其各种程度和变化在其中自由发挥那些法则。即使是在冒险中也还要有机智和谨慎，只是它们是按照另一种比例来计算。

#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 第三篇 战略概述

# 第四篇 战斗

# 第五篇 军队

# 第六篇 防御

# 第七篇 进攻

# 第八篇 战争计划